

編後語

自2013年秋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外訪時初次提出「一帶一路」的區域經濟合作構想以來，短短五年間，「一帶一路」一躍而成為中國外交政策領域的一個關鍵詞，同時亦成為海外觀察家審視未來全球政治格局的一個重要參照點。五年時間匆匆過去，對於一個被論者稱為「百年大業」（或曰「千年大計」）的宏圖而言，當然還遠遠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不過，若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常例，以五年作為一個時間節點，檢視一個計劃的進展情況，還是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一帶一路』：挑戰與機遇」為主題，邀請了四位學者分別從宏觀歷史、地緣政治以及基建投資三個層面作出討論。

如所周知，「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這個規模龐大的合作倡議利用中國歷史上兩條貫通東西的海陸交通要道作為歷史資源，創造性地轉化成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面向全球的發展藍圖。王賡武以歷史學家深邃的視野，縷述了絲路所在的歐亞大陸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在歷史上與中華文明的交往，認為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時，可以與這片久違的歐亞大陸重新連繫起來，充分汲取歷史上遺留下的珍貴遺產，同時避免陷入與美國爭雄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中國推行以「西進」作為重心的「一帶一路」，是否能夠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按目前的國際情勢來看，未必全然樂觀。王建偉指出，「一帶一路」最初的目標似乎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合作計劃，然而隨着計劃內容愈益擴充及細化，儘管官方刻意淡化其政治意涵，卻依然被中國學者普遍視為一種大戰略，而海外觀察家更質疑計劃背後潛存的政治圖謀。雖然目前「一帶一路」只能算是一種地緣外交戰略，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難免產生政治戰略的客觀效果。他認為中國大可不必諱言其戰略意義，反倒應該向國際社會開誠布公，或可稍為緩解有關國家的不安與疑慮。

對於跨國企業而言，「一帶一路」是否一種地緣大戰略很可能是無關宏旨，最重要的是，它能否提供寬廣的投資機會，有助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羅祥國、馮嘉耀以香港作為研究個案，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優良的營商環境等優勢，為本地和內地企業參與投資亞洲地區的「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然而，面對新加坡潛在的挑戰，香港必須尋求政策上的突破，進一步優化不同範疇的專業服務，才能與新加坡競逐亞洲基建服務樞紐的地位。

無論在香港抑或內地，慈善家田家炳先生的名字都家喻戶曉。田先生多年來在香港和內地熱心助學興教，對於推廣中國文化亦不遺餘力，早在1996年即慷慨贊助敝刊的部分出版經費。田先生於7月10日溘然離世，敝刊同仁對他的去世深表哀悼。